

学风，虽然从1961年起我离开清华已快三十年了，现在清华又焕然一新，几乎难寻旧迹了，但是在我心中，清华的记忆像校花紫荆，红紫芳菲，永不褪色。

我爱清华，我爱清华人。

[原载《清华十二级纪念刊》(1990年)，2017年1月26日经陈舜瑶学长审阅同意刊登。]

怡然自得 天年永寿

——访长寿老人李增德

○熊 蕾

参加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中国代表团工作的前辈，据说仍然健在的只有一位了，他就是现年98岁的李增德老人。李老也是莫斯科会议后成立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首批元老之一。

李老如今和小儿子李斯平一家居住在广州市天河区一个闹中取静的优雅小区。他1961年离开贸促会去安徽财贸学院(今安徽财经大学)任教，一去就是40多年。2004年老伴过世后，李老独自居住在蚌埠。在家人的坚持下，老人才同意搬来广州与小儿子一家同住，至今已有5年。家人说，他目前各项体征指标都还正常，只是有一点白内障，视力有些衰退。

虽已年近百岁，高高瘦瘦的李老依然基本能挺直腰板，每天下楼走走且完全不用拄拐。他说，他在小区里有几个朋友，经常一起“笑谈”世界大事。老人听力甚佳，和他交谈，完全不需要放大声音。他调侃说，这应该得力于当年做翻译，当翻译都需要听力好。老人对50多年前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前一天看了什么文章，看了什么电视节目，也记得清清楚楚。远期和近期记忆都这样清晰，谈话间思维也

很敏捷，完全没有这个年纪的老人常见的那种“车轱辘话来回转”的现象，李老的身心健康显而易见。

知道我们拜访他是为了了解当年莫斯科会议的情况，李老甚至事先手写了一份“备忘录”，从他调到北京参加莫斯科会议筹备，到1951年9月首次经莫斯科去布拉格、哥本哈根参加会前会的经过，以及参加会议的主要人物，都写下来，供我参考。那样的周到和细致，令人非常感动，也可见当年贸促会老前辈的一种严谨精神。

说起老人健康长寿的“秘诀”，老人的儿子李斯平说，李老生活很有规律。他从不抽烟喝酒，每天早上5点多醒来，6点起床。每餐量不多，但是总要有点肉，“无肉不欢”。晚上吃得少些，只是一碗粥，但早上胃口好些，有时吃牛奶，有时吃豆浆，一般都要吃一枚煮鸡蛋。但是所有“秘诀”中，最主要的还是心态平和，他从来不发脾气，也不生气。用李老自己的话说，“生气最不好”。

甚至我们谈到李老1961年离开贸促会，离开北京的缘由，老人都很淡然。他

□ 荷花池

说，当时告诉他们的理由是“支援地方”，后来了解是因为他有“海外关系”，他有姐姐在香港。但他那时也没有多想，也接受“支援地方”的说法，就去了。虽然他夫人在另一个单位，可以留在北京，但夫人不想他一个人下去，便决定全家一起去安徽。多年后，贸促会想调李老回北京，可是安徽方面不放人了。讲起这段过往，老人平平淡淡，没有流露出丝毫怨气。

更让我们惊异的是，这位 98 岁的老人还天天上网！老人宽敞的卧室里，书桌上放着一台屏幕挺大的笔记本电脑。这是老人搬到广州后，小儿子为他买的，希望保

持老人的脑力活动。因为精通英文，老人年轻时就擅长打字，所以操作电脑键盘对老人来说倒没有什么难度。不过李老自己上网很有节制，每天只在一个小时左右。“网上的文章我也就是看看标题，挑有兴趣的看一看”，老人说。他和在北京的贸促会的一些老朋友还时常通通 Email 或电话。

所有这些都让老人觉得很平常，可是我们却感到很不简单。也许就是这样的怡然淡定，才是得享天年永寿的真谛吧。

（作者熊蕾为熊向晖学长之女，现任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高级编辑，本文写于 2015 年。）

● 清华真情

冬季里温暖的团聚

——听老学长讲述清华园里高雅艺术的故事

○刘西拉（1963 土木） 王英瑜（1964 自控）

每年从阳历新年到阴历春节，是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一年中最开心的日子。这个平均年龄超过 72 岁的集体平时每周活动一次，到了年终，还要总结交流。成立八年来，每到这时候，大家都积极准备，也都充满了期待：因为总有一些对艺术团发展的好建议出其不意，让大家对未来充满期盼；总有一些才华横溢的节目绝妙展现，让大家既饱眼福，又饱耳福。可以说，2017 年 1 月 14 日的聚会更不一样！今年我们有幸迎来了很多“客人”，其中不仅有上海清华校友会名誉会长蒋以任学长、上海清华校友会名誉副会长章博华学

长，还有来自北京的 1947 级外文系资中筠学长，来自美国硅谷的校友顾莘，来自西北核基地的校友张利兴将军和常州校友邱心伟等。

蒋以任学长首先致辞，鼓励我们艺术团要不断扩大影响，为此他还“跨专业”地演唱了一段评弹《蝶恋花》和一段京剧《铡美案》。章博华学长讲话表达了对大家的思念，特别演唱了她自己作词、屠巴海老师谱曲的歌曲《友情是一种缘》。随之，顾莘校友唱了一段京剧，张利兴将军唱了他们的《马兰之歌》。这样一来，其他艺友们的拿手好戏接二连三地登场了：